江南野史/卷0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江南野史

◀上一卷

卷六

下一卷▶

彭昌

彭昌者，其先隴西人。世習儒學，爲鄉里所推。初，唐相牛僧孺其祖遠仕交廣，罷秩還至郴衡間，爲山賊所摽掠。唯僧孺母子獲存，遂亡入江南，止於廬陵禾川焉。迨長爲母所訓，遂習先業。縣之北有山名絮芋，源下有古臺，古老傳爲聰明臺，其下有湧水曰聰明泉。古今學者多此成業。僧孺乃舍其上而肄業，迨十數年，博有文學。會母死，遂葬於縣之西南才德鄉大學里。既隨計入長安。以文投吏部韓退之，與皇甫湜大爲知遇。

使候其出，乃往署門以譽之。凡自遣補而下，迨百人皆刺謁焉。

由是聲華蔚然，擢上第。不十數年累秩相輔。時昌四世祖居於僧孺母墓之側，應諸科舉至京師，僧孺聞而引與見。問其墳陵，彭氏幼而不知，默不能對。及歸爲修其塋，會僧孺罷相，出鎮襄陽，未幾暴薨。故其墳未曾封。至今本縣圖經俱載聰明泉側有牛相讀書堂，餘址尚存。其墓所左右前後峰巒絶秀，宛如侍衛，曲澗流波迂回而去，頗爲人所欽慕，而世之子孫或農或儒，世不絶人焉。

尹琳

尹琳者，其先名濯者爲晉平南將軍，廣州刺史，封鄱陽侯。濯死葬於廬陵永新縣積慶鄉。今墳猶存。而諸尹僅數百家，皆其子孫也。唐開元中尹氏女姿容頗麗，性識敏慧，不因保母而妙善唱歌。因重陽與群女戲登南山文峰，而同輩命之歌。乃顰眉緩頰，怡然一曲，聲逗數十里。故俗耆舊雲：「尹氏之歌聞於長安。」時刺史因行部至邑聞而問之，左右或進入宮，封爲唱歌供奉，日受恩寵。喉音妙絶，爲天下第一。於時海內樂人及至王公貴戚共以邑名呼爲尹永新。僉曰：「自秦青娥之後，一人而已。」後改元，大會燕於含光殿，盡放長安百姓及戎狄之長入觀大內，時燕方酣，百戲繁劇，而群音囂喧，無由遏禦，聖情煩撓，左右計無所出。高力士因推永新出，才歌一聲，群噪皆默。於是皇襟洞豁，至夕而終。今存始歌處，後人號爲玉女峰，爲立廟祠，四時祭祀。或天邑愆亢，禱之能雨。及唐末有任翰林火學士者改其鄉才德里爲大學里，琳之子孫乃其後焉。

彭玕

彭玕者，籍爲廬陵人，少好學，通經傳。唐梁之際，天下阻兵。遂以門藉率群胥。有大志常快快不樂於吏事。每日肆坦不從職務。時曹皆鄙之。一旦，吏酋李氏因私命儕屬燕飲，而玕不之召。自往赴之，見十數輩已會久之，李不具饌。玕知其忌已，遂去。偽遺其帽於席，行數里，乃復往，見其宴笑飲酋，玕乃含笑取帽而去，嘆曰：「大丈夫當取富貴列鼎俎，何必狎此鼠輩而聚飲啜乎」其婦聞之曰：「請以箱奩之資易酒饌以致報，何嘆恨之有。」玕從之。乃召李氏，主客皆至，酒酣，謂眾客曰：「玕不調，不能從事於諸君。請自此決退耕於農矣。」既歸鄉里，有山名王嶺。遂破家鬻產冶鐵爲兵，宰牛練楮爲甲冑。與兄弟唱召義師，以自衛鄉黨爲名。得勇力無賴五百餘人。玕乃建立偏裨，與約號令。聞於郡縣，守宰未能禁。未幾，會群盜數千，攻剽撫州。雖鐘傳都督江西八郡不能制禦。時南城人危全諷兄弟亦起義師，結連玕並力攻之。斬其賊帥，眾盜奔潰。傳聞其勇敢，不獲制之。遂表全諷爲撫州刺史，玕爲吉州刺史。玕歸本郡，乃廣城池，務農訓兵，禁人賭博。時有數卒爲竊，玕乃斬之於市而以令眾庶。玕欲報李，使人誘之，博於其家。李未之知，遂圍之，盡誅其妻孥數十口。其偏裨將校袁大蟲等十數輩因私言曰：「使君今已位重，皆言吾等力成其功，而諸將並無分祿之地。」玕竊聞之，因雪寒，伏甲於幕下，夜會諸將軍，宴樂酒醉，因盡殺之。及楊行密據有江淮，而鐘傳死，南昌已歸順。玕強項不從，慮勢孤弱，使通好潭州楚穆王馬爲援。因與危全諷及信州危仔昌、虔州盧覽子等數州聚兵下攻。方進取江州，行密日遣大將周本征之。玕等逆戰於象牙潭，爲本所敗，退走。乃使兄弟立寨於新淦二十里風岡拒之。

時寨中得玉笥山道士劉守真，能驅鬼神。每吳兵掠寨，劉則噀水調角，風雨電雷倏忽而起，吳不能攻，迨數年。一夕劉死，遂戰不利，棄寨而還。玕夙將既先誅戮，無以禦敵，乃拋郡退保朱川。遂連馬氏，因盡掠百姓戶口幾千餘家入彬衡。馬氏以玕爲柳州刺史，兄弟皆蒞縣邑，迨十年而玕死。因鄉酋龍寶光裂裳爲旗，夜呼內外，曰：「有欲返江南者請從此行。」凡得數百戶迨千餘人以歸。其副使發兵數百遮之，寶光乃帥丁壯執大斧長刀臨水拒之，相與戰退追兵而還。至今王嶺風岡寨址存焉。及馬氏歸順江南，餘民皆至，惟玕之子孫恥而不返。初玕既入湖南，行密使掘其墳，上墳陵惟見大蛇長二犬許，目未開遂殺之，玕亦死。

陳貺

處士陳貺者，閩中人，少孤貧，好學。出遊廬山刻苦修進，詩書蓄數千卷，有詩名聞於四方。慵於取士，宇於山麓。歲時伏臘，慶吊人事，都未暫往。時輩多師事之。有季父爲桑門，每賴其給。有詩數百首，骨務強梗，出於常態，頗有閩仙之致，膾於人口。其中有《景陽臺懷古》雲：「景陽大廟地，運極自依依。一會皆同是，到頭誰論非。酒濃沈遠慮，花好失前機。

見此興亡事，正當家國肥。」嗣主聞之，以吊帛徵之。乃袱巾絳帶，布裘鹿鞹，引見宴語，因授以官。貺不受，苦辭。嗣主見其言語樸野，翔集疏逸，不卻其志，因錫以粟帛放還舊居，十餘年卒，時及七十。貺五十方娶，有慶之者曰：「處士新郎燕爾安乎」貺答曰：「呵呵，仆少處山谷，莫預世事，不知衣裾之下有此珍美。」及更咍及就徵，或問：「細君置之何所」

對曰：「暫寄師叔寺中。」或曰：「婦人年少，爲德不一，何不防閑。」答曰：「鎖之矣。」或曰：「其如水火何」貺曰：「鑰匙亦付之矣。」淳質如此。名士過其故居多著詠焉。

沈彬

沈彬者，筠陽高安人。少好學讀書，有能詩之譽。屬唐末離亂，隨計不捷，南遊湘湖，隱雲陽山十年許。與浮圖輩虛中、齊已以詩名互相吹噓，爲流輩所慕。尋歸鄉里，訪名山洞府，與學神仙，慕喬松虛無之道，往來多之玉梁閣皂二山，入遊息焉。先主移鎮金陵，旁羅隱逸名儒宿老，命郡縣起之，彬赴辟命。彬知其欲取楊氏，因獻《觀畫山水圖

詩》有雲：「須知手筆安排定，不怕山河整頓難。」先主夙聞其名，覽之而喜，遂授秘書郎，入贊世子。未幾，以老乞骸骨歸，乃授吏曹郎致仕，年將八十，修養不怠。嗣主至南昌，彬乃撐舟往見。嗣主以疇昔師授，令免拜跪嗣主，顧問對曰：「老臣自處山野，不知老之將至，世事不與，因山妻謂臣曰：『汝主人郎君今爲天子，何不往拜異免寒饑以畢殘齡。』臣不覺歡悸忘老。」而嗣主甚加哀憫，問其子息，對曰：「臣垂老有子，尚幼。」遂署秘書省正字，厚賜粟帛鹽貨放還。尋卒。彬生平虛懷好道，積有年歲，觀其出處未見功效。然彬近居阜上，有一大樹可數拱，未殂前常指之謂家之曰：「吾死可葬於是。」既葬，穴其處，乃古冢爾。觀其間儼然且絶朽腐之物，復見一石燈，臺上有漆，一益壙頭獲一銅牌，上鐫篆文雲：「隹城今已開，雖開不葬埋。

漆燈猶未爇，留待沈彬來。」由是墳之。其子廷瑞亦爲道士，性嗜酒，酷於風雅，常遊守宰之門。皆貴之，呼爲沈道者。然坦率不由刺候，每直造階置而坐者數數矣。會宰治訟繁劇，廷瑞輒醉至，因忌而戲之曰：「沈道者何日道成時」廷瑞乃應聲奪筆就幾而書曰：「何順問我道成時，紫府清都自有期。手握靈□人不識，體含仙骨俗爭知」雲雲。宰乃慚謝，常衣褐單弊稍覆其體，雖至窮冬凝氵互風雪凜冽，不加纊帛，而姿顏若故。

或人憐遺之衣服，亦多轉施貧寒。或佯遺忘而已。後卒於玉笥山，死之日，有人見乘舟江上而去。後視其墳，陷裂尺餘矣。